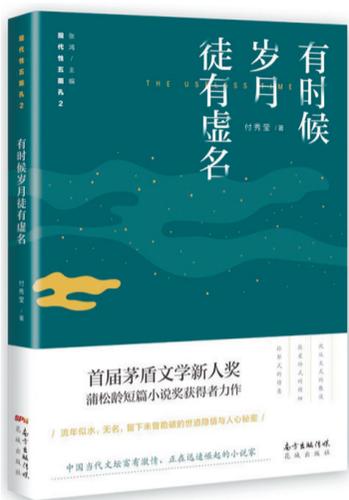


超薄阅读

《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》： 写尽天下人的心事



作者:付秀莹
出版社:花城出版社

本书精选小说家付秀莹的10篇小说。付秀莹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,对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敏锐捕捉以及对传统中国美学的新探索。付秀莹不仅写出了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,而且发现并破译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密码,她以敏感、细腻的笔锋深入当代中国人丰富、复杂而微妙的生活与内心,并以中国式的美学表达出来。

【试读】

旧院

村子里的人都知道,旧院指的是我姥姥家的大院子。为什么叫旧院呢?这个问题,我一直没有想过。当然,也许有一天,我想了,可是没有想明白。甚至,也可能问了大人,一定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。我歪着头,发了一会儿呆,很快就忘记了。是啊,有那么多的事情,爬树,掏蚂蚁窝,粘知了,逮喇叭虫。这些是我童年岁月里的好光阴,明亮而跳跃,我忘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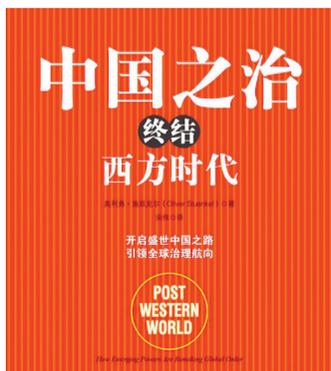
旧院是一座方正的院子,在村子的东头。院子里有一棵枣树,很老了。巨大的树冠几乎覆盖了半个房顶。春天,枣花开了,雪白的一树,很繁华了。到了秋天,累累的果实,在茂密的枝叶间,藏也藏不住。我们这些小孩子,简直馋得很,吮着指头,仰着脸,眼巴巴地看着表哥攀上树枝,摘了枣子,往下扔。我们尖叫着,追着满院子乱跑的枣子,笑。每年秋天,姥姥总要做醉枣,装在陶罐里,拿黄泥把口

封严。过年的时候,这是我们最爱的零嘴了。

姥姥是一个很爽利的老太太。年轻的时候,大概也是个美人。端庄的五官,神态安详,眼睛深处,纯净,清澈,也有饱经世事的沧桑。头发向后面拢去,一丝不苟,在脑后梳成一只光滑的髻。在我的记忆里,她似乎一直就是这种发式。姥姥一生共生养了九个儿女,其中有三个夭折了,留下六个女儿。我的母亲,是老二。

谁会相信,姥姥这样一个人,竟然会嫁给姥爷,并且一生为他吃苦。说起来,姥爷祖上原是有些根基的,在乡间,也算是大户人家。后来,到了姥爷的父亲这一辈,就败落了。姥爷的母亲,我不大记得了。在姥姥的描述里,是一个刁钻的婆婆,专门和儿媳过不去。姥爷是家里的独子,幼年丧父。寡母把独子视为命,视为自己一世艰辛的见证。儿子是她的私有物,谁都不允许分享,即便是儿媳。

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



作者:奥利弗·施廷克尔(巴西)
出版社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中国的崛起,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受到挑战,全球力量平衡正在转变。这对国际秩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?中国会引领全球吗?人类是走向一个冲突频繁的世界,还是一个西方主导地位终结、人类更加和平的世界?

世界多极化走到今天,新势力已全面崛起,其中的核心是中国复兴。改革开放至今,中国的辉煌成就对全球秩序产生了广泛和系统的影响,中国方案也让世界更多地倾听到东方的声音,中国已成为唯一能够挑战西方领导秩序的国家。后西方时代真正到来。中国之治最为耀眼,它既开启了盛世中国之路,又重塑了全球秩序,正引领着全球治理的新航向。

独家连载



《平原客》

作者:李佩甫
出版社:花城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平原客》,是李佩甫又一部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。这一次,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。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,以一个高官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案件为线索,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。

31 见徐二彩

月亮从云缝里游出来了,月色像水一样泻在地上,好大的月亮!村子里静悄悄的,偶尔有一两声狗吠,恹恹的,就像是跟人打招呼。走在凹凸不平的村路上,恍惚间,李德林像是回到了童年……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,眼角流出了泪。他心里说:“爹,对不住了。”

当他推开门,站在院子里的时候,他愣住了。

堂屋里,一个梳齐耳剪发的女子,背对门坐着。她的对面是他衰老的父亲。父亲两只腿伸在盆沿上,这个女子正准备给他洗脚……她把手伸到水盆里探了一下,说:“试试,烫吗?”老人把两脚伸到水盆里,说:“嗯,好,正好。”

那女子一边洗,一边说:“你这脚趾甲也该剪剪了。洗了,我给你剪剪。”

李德林怔怔地站了一会儿,走进门来,说:“爹,我回来了。”

父亲说:“是德林吧?我估摸着你也该回来了。”

李德林说:“回来了。这位是……”

父亲高兴地说:“彩,这是德林,我儿子。”接着,他又说:“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刘主任,人家刘主任可帮了大忙。”

那女子扭过头来,低声说:“回来了?”说着,忙站起接过他手里提的月饼,放在桌上,问:“吃饭了吗?”

李德林点点头,问:“哪……哪个刘主任?”

父亲说:“说是你的学生,叫个啥?你看我这记性……”

那女子接过话头,说:“刘金鼎,刘主任,是他让我来的。”

李德林点点头,说:“哦,我知道了。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那女子看了他一眼,说:“照顾老人,不麻烦。”

当天晚上,当爷儿俩坐下来时候,父亲一个劲儿地夸这个名叫徐二彩的女子,说她来了两个多月,天天晚上给他洗脚,饭也做得好,他每天都能吃上应时饭,而且很懂事,很会照顾老人。

再晚些的时候,一直在灶间忙活的徐二彩,给李德林端过来一碗热腾腾的酸汤面叶儿,上面还卧着两个荷包蛋。徐二彩把碗放在桌上,说:“你跑了一天了,垫补垫补吧。”

李德林有了很温馨的感觉。这是地道的家乡饭哪!很多年前,冬日

里,他发烧了,母亲曾给他做过。李德林说:“好,闻着就香,谢谢,谢谢。”

徐二彩说:“谢个啥。”

吃了那碗面叶儿,李德林头上出了微汗,心里暖洋洋的。他说:“你擀的面叶儿,真好吃。我想问问,刘金鼎让你来的,是吧?”

徐二彩说:“是,刘主任开车过来,找了俺村村长,村长又找了我。是刘主任开车把我送过来的。”

李德林说:“那我不说客气话了。你帮我照顾老人,还照顾得这么好,我非常感谢。我得问问,工钱的事,刘金鼎跟你说了吗?”

徐二彩说:“啥钱不钱的。刘主任说,老人年岁大了,你在省里工作太忙,先让我帮着照顾老人……我应下了,就这……”

李德林说:“噢,噢,那也不能……”

徐二彩接着说:“刘主任去我家时,放下一万块钱,说是给的什么安家费。俺不要,他硬塞给俺娘了。我说了,回头退给他。”

李德林马上说:“应该的,钱不用退,我给他就是了。”

由于是初次见面,在李德林面前,徐二彩还是略显拘谨。她坐在那里,两手放在膝盖上,勾着头,问一句就说一句。人呢,中等偏上的个头儿,看上去虽单薄了些,但干净利落。在夜晚的灯光下,她的眉眼也都过得去,怎么看都是一个很本分的人。她的一口乡音,使李德林觉得没有疏离感,倒是在无形中给她加了分。

两个人又说了一些家常话。李德林问:“你来这里,家里老人……”

徐二彩说:“俺兄弟姊妹四个。我上边有一个姐,下边两个弟弟。父母身体都还结实,不用我操心。”

李德林说:“大徐庄的,离这儿不远吧?得空常回去看看。”

徐二彩说:“二十里地,不远。”

李德林迟疑着,问:“你多大了?”

徐二彩说:“户口本上,29岁。实际上我28岁,虚了1岁。”

后来,徐二彩告诉李德林,她大学考了两年,运气不好,都是差几分。她之所以没找婆家,完全是因为她姐姐。她姐在黄淮市上了师范学校,跟她的同学好上了,每年都开着车回来。她咽不下这口气,也想在外边找……就这么高不成低不就,给耽误了。